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138086

10位ISBN编号：7544138089

出版时间：2009-2

出版时间：沈阳出版社

作者：黄光耀

页数：580

字数：6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## 前言

这是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司家族和土司王朝之命运的小说，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家先民生存之状态的小说。

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诠释一个什么东西——无论物质的，精神的，还是文化的。

小说就是小说，它有着自身的基本规律及其基本原理：通过虚构的情节与人物，而得以表达一种非物质的东西，比如思想、思维或者状态。

但在写这部小说之前，我并没有去想非得写武陵山地的哪个土司，也没有去想非得写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，但在查阅了大量关于武陵山地土司的资料以后，我发现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陨落，土家族的文化因子正在嬗变——因为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，正经受着外来文明最强烈的侵蚀与冲击，如若不加以有效的传承与保护，这个痛苦嬗变的过程将从此加剧！

因此在我看来，无论这个民族的过去、未来还是现在，都是值得人们去关注的，我想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个民族的精神之内核保存下来，于是我选择了小说作为包装的外壳——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从地理上看，这是“中国之中”、“国中之国”。

北纬30°纬线和东经110°经线在武陵山地中心交汇，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

号称“神秘北纬30°”的纬线，又是区分南北中国的一条重要的地理纬线，横穿整个武陵山腹地，很多重要的县城和市镇都坐落于此线上。

而环球此线所经之地又多荒漠、高山与大泽，文明大多在此湮灭，故而神秘非常！

同样，纵贯土家分布区的东经110°经线，大致又是中国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，一样具有相对特殊的地理意义。

我小说中所描绘的容美土司治所，就处在这两条经纬线的交汇点上，其中府又是最接近这个点的土司城。

因此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地域，900多年的土司沧桑在这里风云集会，土家文化与外来文明在这里水乳交融，不仅造就了武陵山地最为传奇的土司，也造就了武陵山地最后一大土司。

容美其实是“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司”的简称，其先或称柘溪、容米峒、容美洞，亦称容阳，通称容美土司或容美司。

田氏自称自唐元和元年（公元806年）开始守土，至清雍正十三年（公元1735年）改土归流，统治容美900多年。

它是武陵山地土家族的几大土司之一，其辖区包括今鄂西土家族自治州的鹤峰县、宜昌市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地区及建始、巴东、恩施、石门等县市与之接壤的边缘区。

据雍正朱批谕旨载：“楚蜀各土司，唯容美最为富强”。

但在明末清初，这里却是清军、南明、农民军三大势力的角逐之地，容美土司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！我截取的就是明末清初顺治、康熙、雍正百余年的历史，容美土司田氏家族试图在群雄逐鹿中原而偏安一隅的真实历史写照。

为此我参阅了《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》、《鄂西土司社会概略》、《容美纪游注释》等有关这段历史的相关文字记载。

可以说，容美田氏家族，比如田玄和他的三个儿子田沛霖、田既霖、田甘霖，以及田甘霖的儿子田舜年，和田舜年的儿子田丙如、田明如等几代土司，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而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发生在他们身上。

顾彩的《容美纪游》曾生动地记录了一些相关的珍贵史料。

但我也虚构了一些人物，比如梯玛天赐、梅家、叶家、陆家、王家、李家等等。

其实有段真实的历史记载是：土司田沛霖袭职后，因无子又忌才，便令田甘霖一家困居陶庄。

而我的小说却写了田沛霖最后得到了一个“天赐”的儿子——梯玛天赐。

梯玛是土家族中的神秘人物，能上天入地、通晓天地之神语，被誉为“明人”；通过这一神秘人物，我完成了整个小说所关联的人物线索……但封建王朝对土司的设置，本有土府、土州、土县和宣慰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、蛮夷长官司之分，因前者属于文职，后者属于武职，可鄂西土司却没有文职均为武职，即宣慰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、蛮夷长官司。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这些官职在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时，才成为土司专用职称。

但各级土司的组织机构及其属吏却相当庞杂，犹如一个国家。

相关土司机构在顾彩的《容美纪游》中曾如此记载：其官属旗鼓最高，以诸田之贤者领之。

国有征战，则为大将，生杀在掌，然平时亦布衣草履，跨驴而行，绝不类似长官矣。

其五营中军，则以应袭长子领之，官如副将。

左右前后四营，同姓之尊者领之，如参（将）游（击）。

下列48旗，旗长官如都司。

又有领麩主客兵，以客将为之。

旗长之下，各有守备、千总、百户，名虽任官，趋走如仆隶。

其随司主近身捍卫者曰亲将，皆勇悍之士。

另有主办文字及赴京、省走差者，曰干办舍人，其余族人，概称舍把。

而我所写的土司之境，虽然是容美土司之境，囊括的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族人的历史血脉，也可以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人生存之状态的历史缩影，因而有的语言、习俗或者传统，也许并非容美土司之境所有，但的确是武陵山地土家族人真实的生产、生活的客观写照。

因为我所反映的是土家族人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，也就是精神文化、物质文化、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，总而言之，反映的正是土家人质朴刚健、顽强进取、神奇浪漫的文化特征。

所以，一开始我给小说取了个相对神秘的名字：《巫傩巴猜想》。

何谓“巫傩巴”？

巫傩巴即巫文化、傩文化、巴文化的总称及缩写。

我以为，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上，“巫傩巴”作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，将重新界定土家文化的方位。

但武陵山地土家族历史的扉页却是人类考古学家揭开的。

巫山人的出现，说明中国历史的第一笔要从此地写起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综观历史，从云南元谋到武陵山地，过去曾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地壳运动让海洋隆起为陆地——按进化论的观点，这里具有生物进化的一切必备条件。

特别是这一带，过去是古代猿人的栖居之地，更具有一切进化的可能，因为这一带多有天然之盐泉涌出。

而盐能为人脑发育提供14种微量元素，是猿进化到人必不可少的催化剂！
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武陵山地正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。

因此，我对“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”这一说法颇为质疑。

因为土家先民具有一切创造文字的条件，为什么就“有语言无文字”呢？

土家先民巴人（土家族的一支）是一个“行盐”的民族，巫盐在这一带交换，有了商业最初的萌芽，正像欧洲古代文字之发展得力于经商民族腓尼基人一样，创造文化——包括文字的几率是相当高的。

而如今的土家人能说土家话的，又着实没有任何文字依据！

这是因为什么？

是不是土家远古文明在某一个时期忽然出现了断裂？

抑或土家先民原本就没有创造文字？

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1994年8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《文汇报》8月3日的消息：我国文字起源又推进2000年——宜昌发现最早的象形文字！

有研究土家文化的专家称：“大溪文化宜昌杨家湾遗址中的刻划（文字）符号”，“比仰韶文化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更接近于商代的甲骨文字”。

由此可以猜想，这中原的文字是否就是武陵土著民族的文字的余脉呢？

因为土家先民完全有可能最先进入中原，即便元谋人有意“逐鹿中原”，也没有“武陵人”便捷。

以此看来，这刻划符号就是象形文字的最初胚胎，它就诞生在武陵山地，中原文明或许就是武陵文明的余脉。

由此可以推论，土家先民在武陵山生息、繁衍，以巫盐之行业为发展，最终形成了“巫文化”。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有专家认为，从屈原《楚辞》中得到的历史信息，足可以证明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，就出自武陵。商代时的庸国也在此建立。

春秋时期，庸被楚所灭后，巴人之国从此消失——文化似乎也随之消失？

我无力于历史的考证，但就武陵山地的端公（梯玛）而言，这半人半神、绝地通天的巫，应该是由土著先民的首领演变而来。

据史书记载，巫咸乃《山海经》中十巫之一，巫咸是善于制盐的神巫，屈赋中曾多次提到。

以谐音推断，土家先祖“务相”，大有可能就是“巫咸”。

务相曾与“盐水之神”打交道，“白虎饮盐泉”正是土家族的原始图腾！

而且，在酉水之滨一个叫里耶的地方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满是水锈和尘埃的粗糙石器，说明1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；质地坚硬、刻印着神秘符号的陶器和精致的鱼钩，也无言地诉说着7000年前的往事；特别是“中华第一井”出土的37000多枚秦简牍，不仅复活了一个秦王朝，更填补了一个王朝的断代史！

这说明，武陵山地曾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之一！

但是，这个自称“毕兹卡”的山地民族，也因为自身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当之闭塞，开始与世隔绝。

很多人因为避秦之乱，复又回到武陵腹地，过上“桃花源”般的日子。

因而只要人们一提到“武陵”，似乎就感受到了陶渊明笔下“世外桃源”的神秘！

自秦在武陵建立黔中郡后，这楚巫旧地初见典籍，而“巫”的神秘性一直笼罩至今。

同时，由于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融合，土著文化便开始不断地向中心地带收缩，直到五代时期，武陵土司制度的出现，经宋、元、明到清初，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经大大加强，同时也使得这一民族的古老文化基因开始嬗变！

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正因为武陵闭塞，出入不便，土民才不畏征伐，只服征调，土司之境也才成为“国中之国”。

而一些文化的原始因子，比如梯玛神歌、傩愿戏也便得以代代承传，特别是毛谷斯舞，这个叫故事帕帕的古老戏剧，被称为“土家族最具有原始文化内涵的戏剧活化石”，也才得以保存至今。

同样，清江流域的“撒尔嗬”，酉水流域的“舍巴舞”，都承传了远古土著文化的因子，也是原汁原味的。

然而，流传至今的只有酉水流域的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好，但也有被现代文明日渐吞噬的危险和可能！

这已是一个不容人们争议的客观事实。

为此，我选择了一段武陵山地颇具代表性的历史——明末清初“改土归流”前的百年沧桑，以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——容美土司的兴衰为原形，虚构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。

作为文化或是文明的档案，我为之揭开的，将是人类的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！

## 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### 内容概要

清初顺治、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——容美土司田氏家族，在群雄逐鹿中原之际偏安一隅。

但是，随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到来、清军入关、大明灭亡，容美再次陷入了历史无情的旋涡之中。几代王朝更替，土司田澂霖忧愤而死，田既霖在对嫂子梅朵无望的爱情中抑郁而终，田舜年遭长子背叛，而渔翁得利的田明如最终成为了容美最后一位土司……爱恨情仇中，展开一幅湘西少数民族雄奇诡谲的风俗画卷，写就一部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。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作者简介

黄光耀，男，土家族，1965年生，湖南湘西人。

湖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教过书，当过记者、编辑，现于湘西某文化部门从事文学专业创作。

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万字，已出版《湘西物语》、《无釉的陶罐》、《红狐·爱之舞》。

作品选入多种选集，多次获奖。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书籍目录

- 前言
- 楔子
- 第一章 血祭
- 第二章 百斯庵
- 第三章 陶庄
- 第四章 行署
- 第五章 调年堂
- 第六章 西厢
- 第七章 迁陵
- 第八章 正月
- 第九章 中房
- 第十章 书院
- 第十一章 土碧寨
- 第十二章 东厢
- 第十三章 萧墙
- 第十四章 三房
- 第十五章 问禅
- 第十六章 葬礼
- 第十七章 封疆
- 第十八章 光拜亭
- 第十九章 清明
- 第二十章 染房
- 第二十一章 倒戈
- 第二十二章 狼烟
- 第二十三章 客人
- 第二十四章 复活
- 第二十五章 麻风
- 第二十六章 出嫁
- 第二十七章 白鹤湾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血祭公元一六四八年，按朝代纪年是清顺治五年，即大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后的第四年。

这也是一个历史纪年相对紊乱的年代，因为这时候大顺政权也已建立了四年。

而这一年的农历二月，在武陵山地，似乎跟往常也不一样，因为发生在细柳之城的那场血祭，像惊蛰的雷声震颤着容美大地。

那时节，正值万物复苏、大地开始泛青的时候，龙溪江岸已是草长莺飞、绿黄柳长。

按理说，这时节不宜牺牲，因为恰值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令。

但是二月上九日这天，土民们即使再忙也要去看看热闹的，因为这一天要在细柳城杀人，因为这血祭一年仅此一次，所以土民们不看白不看！

实际上，公元一六四八年的这场血祭，土民们并不仅仅只是看客，也是参与者，也可以说是主角。

因为这血祭并非只是破解天意那么简单，更深的一层意义在于，用来血祭的是反贼的父亲，所以这血祭也就有了杀一儆百、以儆效尤之意。

而在司境的祭祀中，大凡牺牲的祭品，多是鸡血、牛头、猪头或者羊头，用人头做祭品的，应该是非常之年的非常之举。

比如这一年的祭祀，沿用的就是陈规和祖制，这就意味着一六四八年的农历二月，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年份。

这天，土民们一早起来，便扑爬翻天地赶往细柳城。

路远的，多半是三更半夜起床，吆三喝四的，举着松明子火把而来；路近的，也是麻麻亮早起，随便揣几个糍粑，亟亟地上路。

而黎明前又是一天中最为黑暗的时候，看热闹的土民怕路上寂寞，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一路唱着歌去。

歌是山歌，且又多是原始、粗野的山歌，这时候，山歌就会沿着官道和龙溪江岸此起彼伏，将一个夜、一个天唱得烛明天朗。

所以这群人中，没有一个不是唱歌的好手，自小他们就扯开喉咙吆喝，只要喉咙一痒痒起来，他们就将整个心肝心肺也扯出来唱。

而做人祀祭品的，又多是犯事的土民，谁要是犯事后还想活命，就得比唱山歌，而且要一个一个地唱，一个一个地比，直到最后一人胜出，方能活命。

这习俗沿袭了千百年，虽不是土民们喜欢唱歌、舞蹈的佐证，但至少也说明土民们一路拼命唱歌的最原始的动力了。

细柳城在通往司城的官道边，距中府八里，是为土司的旧城。

春天一到，细柳城河边的柳枝就发了芽，吐了绿，齐刷刷一河岸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城外有一沙滩，沙滩上有一巨石，巨石赤墨光滑，凸凸凹凹，深浅有致，是为行刑石。

传说这石头过去是一块白石，是巴人祖先廩君魂化白虎后的白骨所化。

一开始，传说这石头雪白无瑕，没有一点异色、杂质，日光一照，反射的光芒就像道道灵光，熠熠生辉。

因而，只要土民们见到灵光者，一年会无疾，五谷会丰登。

但是，由于白石是廩君的白骨所化，所以这白石只有吸收了足够的天地之精气才能光芒四射，可是，岁月的苔痕封去了石头的光泽，那灵光便不再现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有一“明人”得知这一天意后，才知道只有用血祭的办法才能使灵石光芒如初。

但是因为田氏鼻祖的原因，这血祭之后也就有了定制：日期为二月初九，时间为午时三刻，而且，只有在人皮鼓三响、牛角号三响、火铳三响之后，才能开始血祭。

日月经纶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由于这白石吸收了血色、腥味和晦气，便开始渐渐地发红、发赤，随后又由赤红渐渐地变暗，以至乌黑，显然是被人血污染了的缘故。

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凡容美杀人都来这里，细柳城也就渐渐地变成一处刑场了。

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一个怪圈：凡是杀人，也就是屠宰同类，大凡都是人们最大的看点，能让人大开眼

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界、大饱眼福的。

而这一次，也就轮上了叶墨的父亲，因为他儿子想剥夺土司的初夜权，活该他被处死！

这似乎也是看客们看热闹的一种普遍心理！

对歌从一上路就开始了，到了细柳城的沙滩，也没有停歌的时候。

龙溪江就唱得欢笑起来，八峰山也就唱得癫狂起来。

当然，更癫狂的自然是人了。

只要一对歌，马上就会对出地域界限和男女界限，然后一个地方的帮一个地方的腔，一个寨子的帮一个寨子的人，歌声就如稻浪、水浪、峰浪，汹涌而来又汹涌而去；而男女对唱开始的时候，阵势又开始变化了，女的一堆，男的一群，竞争尤为激烈，这便不再是浪尖对垒的闪颠戏，而是隔岸幽谷的偷情曲了。

总之是哪边见弱了，帮腔的人就倒向哪边，就像风过之处稻浪翻香，没有了一定的地域界限，只有余音绕梁，余味无穷，这歌也便自然而然地对下去了，一直对到午时来临，血祭开始的时候，土民们才会戛然收住歌喉。

不然，土民们干吗非得在烈日下傻乎乎地等上几个时辰呢？

出门不就为了看个热闹吗？

因为对歌是一出戏，血祭也是一出戏，都一样的好看哩。

血祭的道具都是从司城运来的，所以正午之前，官道上便是最好的看点了。

十六个人抬起大鼓，十六个人举起牛角号，十六个人扛起火铳，大摇大摆、威风凛凛地走来了。

跟随的总是一群顽童，在几十人中间，金梭银梭地穿来穿去。

紧接着，土司和田氏家族的人便倾巢出动，坐轿的坐轿，骑马的骑马，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像磁铁一样吸引过去。

自然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皮鼓了，因为只有到了人祀或是征伐的时候，土民们才能有幸见上神鼓一面，以便求得一年最好的兆头。

相传，这人皮鼓也是先祖廪君魂化白虎后蒙皮而成。

这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比点在神龛前的千年油灯还要古老，是容美土司田氏护神镇邪的三件法宝之一。

这面大鼓高达八尺，有正反两面之分，只有善恶之神的人皮才可补缀其上！

而且，为善之神的人皮只可补其正面，为恶之神的人皮只可补其反面，如若补反，必有一事应验，不是改朝换代，就会燃起狼烟。

而人神之间的“明人”就会按上苍的旨意，给容美一个警示！

这一年，土民们在细柳城再一次大开了眼界：大饱了眼福，只是，这次的情景更加让人难忘。

因为午时三刻，三声人皮鼓之后，大地就像发生地震似的，震得司城的地皮子都裂起了缝，震得容美的上空都扯起了闪，震得龙溪江水也咆哮起来……可是，就在人皮鼓敲响的时候，谁又会想到，土司的儿子天赐居然“哇”地一口将他母亲的乳头咬掉了呢？

那天，梅朵抱着儿子也来参加血祭，因为天赐是主角，少了他，这血祭也便少了主题和理由。

可梅朵刚把乳头塞进儿子口中，人皮鼓就敲响了。

这时候，天空的日光就像刀锋一样，闪过人们的眼前，掠过梅朵的乳峰，天赐便“哇”地一口哭开了。

梅朵于是本能地痉挛了一下，疼痛顿时袭过她的心头，继而，鲜血和着乳汁便从她饱满的左乳一并喷洒而出，就像一朵朵梅花喷绘在儿子脸上，于是，一股浓浓的血腥和着乳香的芬芳悠悠地弥漫开来……梅朵这才大叫了一声：“儿、儿呀！”

”便久久地望着儿子，百思不得其解：难道……难道这娃儿被“鬼神”附体了吗？

土司田沛霖也一下子惊呆了！

他手猛地一挥，鼓声立即停止。

然而，即便那喷泉一样的血乳停止喷洒之后，那丰乳依旧还在汩汩地冒着热气，田沛霖于是神秘而恐怖地注视着儿子，不明白这是不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？

此时此刻，那红红的乳头被天赐含在了嘴里，就像草莓在舌尖弹跳之后，又渐渐失去了鲜润的色泽，

## &lt;&lt;土司王朝（上下）&gt;&gt;

最后又像乌泡一样，渐渐地暗淡了下去。

田沛霖感到，儿子一定是中了邪了，不然这半年来他为何一直大哭不止呢？

而且，儿子的哭声一直延续到他的梦里，使得他夜夜都梦见自己被白虎吞噬，所以李管家解梦说，非血祭去邪不可！

于是，待儿子满了半岁，他便带着家人血祭来了。

可他哪里会想到，这法子不但不灵，反而弄巧成拙了呢？

这时候，他一步飞身上前，捏着儿子的小嘴，便将儿子含在口中的那粒乳头硬生生地掏了出来，捧在掌心，也“儿呀”地大叫了一声。

所有的人便都齐刷刷地跪了下去。

老梯玛走上前来，亟亟地念了一阵咒语，然后，在梅朵的胸前画了一圈，一口法水喷去，血就止住了。

天赐的哭声于是戛然而止。

老梯玛说：“这娃儿通人性哩！”

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怎会不通人性？”

田沛霖觉得可笑。

“说不定是谁的儿子呢！”

老梯玛也笑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后继有人了。

“不是我的儿子，难道还是你的儿子吗？”

田沛霖见老梯玛不知趣，奚落了他一句，“我下的龙种，难道还会有假不成？”

“那就要看天意了哦！”

老梯玛又意味深长地笑了。

哼，天意？

难道天意总站在你梯玛一边不成？

田沛霖在心里嘀咕了一句。

虽然，他也知道，老梯玛想夺走自己的儿子是在痴心妄想，但他却半是惶恐，半是疑惑，因为老梯玛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所言应该不虚。

可是，现在他才不去管这些呢，因为他平时受别人的闲气受够了，现在他自己也有儿子了，又怎会轻易地将宝座让给别人呢？

就是阎王老子来勾他儿子的魂，他也会舍了老命去拼的！

因为中年得子不容易，更何况还是天赐的儿子呢？

所以，现在纵然是谁来争来抢，对他来说，那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那也是不共戴天之仇！

这时候，笑声和着人皮鼓的余音还在龙溪江上久久萦绕，天赐的目光依旧在面前三个大人之间扫来扫去：一个是老梯玛，一个是土司田沛霖，另一个便是用来血祭的土民叶墨的父亲。

这土民赤裸着上身，瘦骨嶙峋，髭须飘飘，虽然他面朝八部大王的神像跪着，但躯体却没有倒下；虽然他的头颅滚落在地，但颈上却还在汨汨地冒着血水，就像喷泉一样，正朝着那块行刑石漫天飞洒。

可望着这骇人的场面，天赐怎么反而不再啼哭了呢？

田沛霖觉得蹊跷，忽然冒出了一句骇人的话来：“这娃，怕有狼一样的天性哩！”

“不！”

梅朵渐渐地恢复了气色，说，“你不该用人头来血祭！”

“用他来血祭化成白虎的先人廪君，还抬举了他呢。”

田沛霖冷笑了一声，“谁叫他是反贼的父亲！”

说完，随手又重重地敲打了一下人皮鼓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天赐再次大哭起来。

“这娃怕听鼓声呢！”

梅朵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

怕听鼓声？

田沛霖望了一眼人皮鼓，又望了一眼襁褓中的儿子，心中一片茫然：难道他真是“明人”？

所谓“明人”，就是处于天地、人神之间的人，可以领会上苍的旨意，可以理解人的愿望，是跟土司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一样拥有天下的人。

所以，每当人皮鼓敲响的时候，人神之间的明人就会感应上苍，上苍就会降下意旨。

那时候，小小天赐感应到了，他母亲梅朵感应到了，老梯玛也感应到了。

于是梅朵望着儿子，望着儿子的面影一闪一幻，一隐一现，就像白虎一闪一幻，一隐一现，她便立即对着那具要倒未倒的尸体跪了下去。

她祈祷着说：“白虎附身了，‘明人’降临了，阴魂归天吧！”

顿时，叶墨父亲的尸体就笔挺挺地倒将下去。

而那开始渐渐变黑的乌血，就在尸体倒下的瞬间又飞溅开来……土司躲闪不及，染得一身鲜血淋漓……“反了！”

反了！

田沛霖顿时恼羞成怒，他指着那具倒下地的尸体恶狠狠地说，“就用他的人头皮来蒙鼓！”

但田沛霖还是渐渐地镇定了下来。

他毕竟跟随父亲戎马疆场多年，血雨腥风的场面见得多了，可他却从未见识过如此这般的骇人场面！

所以，当神明福祉一经显现，他就心惊胆寒起来了。

因为父亲田玄在世时曾经告诫过他，叫他千万不可冒犯神明福祉——现在他冒犯了，他不知道容美又将遭受什么样的灾难与浩劫，所以他心想，这孽子如果真是个“明人”就好了，那么也就有人来承袭他的土司之位了。

但是田沛霖还是弄不明白，上苍的旨意究竟是什么？

如若真如老梯玛所言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因为这孩子长大之后，不仅能通晓天意，还将有着虎狼一般的天性，如若不然，他又怎会一口就将他母亲的乳头咬掉了呢？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一幅湘西少数民族雄奇诡谲的风俗画卷，一部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。  
语言瑰丽雄奇，酣畅淋漓。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编辑推荐

《土司王朝(套装上下册)》是一部湘西地区百年变迁的雄伟史诗，一轴土司王朝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了，神秘诡谲的土家民俗，曲折哀婉的爱情传奇。

<<土司王朝（上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